

血魂

黄骅将军

上

董猛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NLIC2970834330

血 魂

黄 骅 将 军
(上)

董 猛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魂: 全2册 / 董猛著. —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033 - 2392 - 8

I. ①血… II. ①董…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0516 号

血魂——黄骅将军

作 者: 董 猛

责任编辑: 董保存

实习编辑: 刘文睿 崔 琪

责任校对: 刘晓京 马 涛

封面设计: 闫可钦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 - 66531659

E - 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1/16

字 数: 1202 千字

印 张: 73.37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3 - 2392 - 8

定 价: 120.00 元 (全 2 册)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content

上 部

第 一 章	3
第 二 章	13
第 三 章	27
第 四 章	40
第 五 章	53
第 六 章	66
第 七 章	78
第 八 章	91
第 九 章	103
第 十 章	115
第 十 一 章	127
第 十 二 章	139
第 十 三 章	151
第 十 四 章	163
第 十 五 章	174
第 十 六 章	187
第 十 七 章	200

第 十 八 章	210
第 十 九 章	220
第 二 十 章	233
第二十一章	243
第二十二章	255
第二十三章	267
第二十四章	278
第二十五章	290
第二十六章	301
第二十七章	313
第二十八章	326
第二十九章	339
第 三 十 章	350
第三十一章	363
第三十二章	376
第三十三章	388
第三十四章	400
第三十五章	409
第三十六章	420
第三十七章	435
第三十八章	447
第三十九章	460
第 四 十 章	473
第四十一章	486
第四十二章	499
第四十三章	510
第四十四章	519
第四十五章	531
第四十六章	544
第四十七章	556

第一章

柯九菊刚烧完水，收拾好灶前的柴木，就被打发到八娘（大娘）家去，告诉在那里闷头坐着的父亲黄修玉：“阿爷，阿姆又生了个阿听（弟弟）。”黄修玉听了并没有显出多么高兴却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朝柯九菊摆了摆手让她去：“唉，又生了——就叫‘生’吧。”

生伢子有了乳名，因为是刚开春生的，就叫春生。

柯九菊是黄家的童养媳，今年十三岁。过去阳新有一个特别的习俗，还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就给儿子说下一个媳妇而且接到家里来养着，叫“望郎媳”。说是有“望郎媳”的伢子长命。穷人家没钱就用自家的闺女跟另一家换，或转换，这样也不多张嘴吃饭，使唤着还更顺手。柯九菊到黄家已经快八年了，她是黄家用二闺女金心同柯家换来给二小子财万做媳妇的。都说媳妇是自家的，闺女是人家的，早换早得济，换来的媳妇比闺女还信得着，只等长大择日圆房。柯九菊是良上村东面仅有六七里远的下燕窝人，在家大排行姐妹里行九，家中兄弟姊妹多，虽说夭亡了几个仍有不少。父亲柯大全早想把她打发出来，少张嘴呀。可是黄家不干，到底又给黄家的二闺女金心说了个媒，嫁给柯家的一个子侄，接了过去。柯九菊五岁来到黄家，比小丈夫大三岁，同黄家二丫头一样大。女大三抱金砖，黄家挺满意。柯黄两姓历来姻亲，黄修玉的奶奶和大嫂以及过继给大哥的大儿子的媳妇都是柯家的姑奶奶。这又来了一位，可谓亲上加亲。十门九亲，辈分上都不好说了，好歹还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亲打近处论。柯九菊虽说小，却好像成熟得早，从一来就以为自己是黄家人，打柴做饭担水舂米，拿过来就干，眼里有活不用支使，黄修玉夫妇很是满意。

黄修玉今年四十八岁，中等偏矮的个儿，黝黑的方脸，双眉下一对似乎永远充满忧郁的眼睛，田间的劳累，生活的困顿，精神的压抑使得他未老先衰。杂着白发的辫子，疲惫地垂在脑后。他在家行二，先娶了陈氏，生了一子二女，大儿子为发，大女儿金顺。陈氏生第二个女儿时孩子没

活，自己月子里还染了病，久病又无钱医治再加上劳累，在为发仅四岁时终于撒手人寰。黄修玉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玩不转了，平日租了地主黄智强的二亩多地，除了缴租子还要给他家无偿地接短打工，再无力顾及孩子，没办法就都交给大哥大嫂照管。大哥黄修开娶妻柯氏，多年不孕膝下无后，有俩孩子在身边正遂心愿，自是视如己出，疼爱无比。两个孩子跟着他们也感情日笃。夫妻俩看着修玉一人实在太难，就商量帮兄弟再娶一房媳妇，并将为发过继过来正式立嗣，将来男娶女嫁都包了。同修玉商量，修玉这时已经单身多年，单凭自己哪有力量再娶？于是就满口答应。后来大女儿金顺嫁出去做了“望郎媳”，柯氏又从娘家要来一个侄女做儿媳，这是后话。

黄修玉在三十多岁时又由大嫂柯氏操持娶了吴氏为妻，吴氏先前死了丈夫又无后，就再嫁到黄家。来到黄家后先生了二女，分别叫金心、金意；过了一年又生一子，黄修玉又有了儿子，全家都很高兴。当爹的给取了乳名叫财万。大娘则说，顺着他大哥为发，大号就叫为富吧。为富刚生下不久大娘就张罗说“望郎媳”，好保孩子长命。这“望郎媳”就是柯九菊。往下又生了两个女儿，这一下就受不了了，生计日蹙。怎么填这么多张嘴呀！没过几年两个丫头都夭亡了，但是眼看着吴氏肚子又大了，这就要临盆，马上又是一张要吃饭的嘴。

宣统三年，刚过了新年，东家提出要收回租地，黄修玉去恳求了几次仍然不应。后来托当族九阿公去说情，还不知如何。黄修玉愁云满面，这又赶上家里要生产，就到大嫂这屋来坐。去年大哥病逝了，大嫂和儿媳妇去那屋忙活生孩子，只有黄为发在家。正当辰时，屋里还暗，一盆炭火烧得正旺，黄为发坐在火盆旁正搓绳子，一缕一缕的麻往里续。到底是爷儿俩，挺像，精神饱满，特别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一根粗大的辫子缠着脖子搭在肩上。见黄修玉进来，忙站起来，没说话拉出旁边的凳子，示意他坐下。咳了一声，手里的活也没停，两人默默地坐着。黄修玉默默地抽了两袋烟了，思前想后正不知怎么办叹气的时候，柯九菊跑过来告知又有了一個小弟弟，他又添了一个儿子。但这并没有改变他愁烦的情绪，倒是黄为发说了一句：“多一个阿听好啊。”九菊前脚刚走，后脚九阿公来了。爷儿俩都忙着起身让座，黄修玉则着急地问：“阿公，行吗？”

黄修玉和大哥黄修开老哥儿俩的房紧挨着，也是连二式的土垒墙屋，屋顶盖着厚厚的茅草，坐东朝西，建在东南相倚的山包间。堂屋正中摆着

一张破旧的八仙桌，没有椅子，一边一个木凳子，桌子上放着祖宗的牌位和几个粗瓷茶碗。两边的墙上挂着几件农具。九阿公在左边的杌凳上坐下来没言语，黄修玉讪讪地看着九阿公没敢坐，见九阿公拿出烟袋，忙从火盆里夹了块炭火上去点上烟，见九阿公用头示意，这才斜着身子拿过一个小杌子在火盆旁坐下来。

九阿公是本村老黄家的长辈，六十多岁，纵横的皱纹深深地刻在脸上，花白的小辫子垂在脑后。虽说刚过完年，身上的棉袄却还依然旧得发白。老人家爱张罗本家族的事，是个热心人，受全族人敬重，老黄家大情小事都找他。他又抽了几口，全不顾黄修玉爷儿俩的着急，咳嗽了一声，不慌不忙的，却说起些不相干的事来：“刚才在黄智强家听了这么件事。他家老二从武汉回来说，现在外边闹得很厉害，说是有个孙什么大仙的反龙廷，怕是要改朝换代啦！南边全反了，比当年的长毛厉害得多，连武汉的学生也闹起来，把辫子都全剪了。说是四川、湖南那边也都起来了……”停了一会儿又若有所思地说：“这世道怕是真要变了，真要变了……”九阿公说着用黑粗的大拇指摁了摁烟袋锅的烟灰，又使劲抽了两口，还待说。黄为发还仄着耳朵听，黄修玉则急不可待地接上说：“阿公，退租的事怎么着了？黄智强应了吗？”

黄修玉租了黄智强家二亩多地，这不仅是他全家的生计所赖，对这块地他更有一份说不尽的情愫在内。这块地虽然不算上地，但在祖上这是黄修玉家的。那还是在他父亲黄复会在世的时候，一家老少就依靠这块地过日子。道光九年，黄复会大约十五六岁的时候，奶奶老柯氏得了大肚子病。开始没当回事，没几年，才五十来岁她就卧床难以操持家务了。黄复会的父亲黄庆淮去世早，他和哥哥黄复来全依仗母亲辛辛苦苦拉扯大，母子感情自是更深一层。见母亲病重，哥儿俩不能眼看着阿姆一病不起，一商议就决定找黄智强家借钱给阿姆看病。当时是九阿公的三哥三阿公领着哥儿俩去黄家大院的。

“借钱？借多少？”黄智强的父亲黄为田听了三阿公说了情况以后朝他哥儿俩瞥了一眼。黄为田大约六十来岁年纪，平时很少戴帽子，背在后面的辫子梳理得并不是很整齐，油光发亮的。衣服也不很讲究。他一生最大的喜好就是置办田产，在他手里进了好多座山，好多方水塘和若干顷田地。虽然祖上就尚文，也要他读书，但他并不很用功。他自己说“费那脑子？能认得几个字，会识数，别让别人骗了就行了”。他的父亲教育他几

回都不行，气得要命，只好把希望放在孙子身上亲自督导黄智强。这都是早年间的事了。

看病得要多少钱？哥儿俩心里哪有底？哥哥黄复来看看三阿公说了一句：“先借十贯钱吧。”

“十贯？这可是沉甸甸的通宝呀！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借了什么时候还？”黄为田哼了一声，拉着长声问道。

哥儿俩商议借钱时也合计了一回。以后在那二亩多地里更加辛勤地干活，更加节俭地过日子自不必说，还打算多种些菜，多打些柴，再多养几口猪，多养些鹅鸭；另外，大哥黄复来还会些泥水活的粗手艺，闲时出去帮帮工再挣些钱回来，这样一年下来估计即使还差些也差不许多了。于是黄复来就回答说：“有借有还。年底还你。”

“年底还？——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有三阿公来了，我不能不给这面子。又都是我们老黄家本家，我不能见死不救。可是我们家也没有那么多闲钱。我得看看柜上有没有这笔钱。你们哥儿俩明天再来，三阿公忙就用不着你老人家再亲自跑了。不就是借钱吗？只要有就没有问题。以后有事你老人家打个招呼就行，不用亲自跑。”黄为田提高了声音说。

“利息怎么算？我看让他们给你家按打工算不行吗？你可以说说打工的天数。”三阿公见黄为田答应借钱便接着问。

“利息？好说。用不着他们来打工，我们家有的是打工的，长工就用不了。”黄为田说，“咱不多要，按惯例吧，到时就是得要担保。”

“好吧。我担保行吗？”三阿公见挺顺利，很是高兴，便毛遂自荐。

“不用，需要您老人家的时候，再请您行吗？”黄为田打着躬说。

第二天哥儿俩一大早就来了。黄为田早让账房先生余宪中写好了借据——余宪中是现在黄智强的账房余陆文的父亲，爷儿俩两辈都给黄家大院当账房先生——此时黄为田同余宪中二人在客厅早就浓茶溢香，水烟缭绕，虚位以待了。黄复会哥儿俩来后没多时，余宪中就奉命将借据念给他们听：

债户黄复来、黄复会兄弟二人，向债主黄为田借得铜钱壹拾贯，整月利五厘，复利计利，期限壹年，届时本利一次还清。债户愿以自家所有村东田地二亩二分三厘作保，届时无力偿还将以此项土地质押，第壹年未能偿还可允延至第贰年，计利同上，届

时仍无力偿还，此地归债主黄为田所有。恐日后有所争议空口无凭，特立此契为据。

甲方 债主 黄为田

乙方 债户 黄复来 黄复会

中人 余宪中

大清 道光九年三月十日

黄复会哥儿俩并不认识字，也不懂“复利”是什么意思，但一听将家中的土地牵扯进来作保，不由得一愣，三阿公也没有让来。哥儿俩相互看了看，刚要说什么，余宪中忙说：“作保是必要的条件，很正常的。谁家借钱都是如此。没有保谁敢往外借？就凭你哥儿俩，这么点钱还怕还不上？才五厘的利，这是很低的了。真看出东家是你们本家来了，还又特别宽限了一年。你俩也真是大孝子啊，借钱给老母亲看病，真了不得！啧啧，啧啧——真是你们老黄家的榜样啊。”这哥儿俩一听，说得也是，全家拼命干，还怕还不上吗？再说，没有担保谁借给你？何况人家还又给一年的宽限呢。于是哥儿俩又一商量就按余宪中所指，一式两份按了手印。

这哥儿俩怕阿姆不同意，事先也没有同她商量。钱拿回来后便请走街郎中给阿姆看了病。开始阿姆不看，问：“哪里有钱看病？”大哥黄复来说：“去年积攒的木柴卖了些钱，病是必须得看的。早看早好。”后来接着吃了几服药以后还真见好。又请走街郎中来看，郎中说：“得必须接着吃，一直到彻底好，否则会有反复，那药就白吃了，治也就白治了。”哥儿俩见阿姆病有起色很高兴，就又接着抓药，给阿姆治疗。这一年田里庄稼也很好，黄复会和哥嫂一起拼命干，总以为年底还钱没有问题。谁知就在收稻米的时候，家里养的五头猪，都要快出栏了突然得了猪瘟，几天工夫死了四头，这一下哥儿俩全都傻了眼，这是来钱的一大项呀。没办法，也不敢跟阿姆说。黄复会才十多岁，就决定同阿哥黄复来一同出去打短工，想多挣点钱补上这窟窿。谁知黄鼠狼专拣病鸭子咬，黄复会跟着抬石头竟砸伤了脚，不仅没能多挣钱，回家来还躺在床上养了两个多月才得以恢复能够下床。看看到年底了，又当了些杂物也不值几个钱，总共只凑了十多贯钱，能还本，利息呢？债，当年是还不了了。他们只好又去找了三阿公帮忙说情，想先还这些，其余的明年再还。

三阿公一听叹了口气，二话没有说，就去找了黄为田。黄为田倒挺好说话：“三阿公，您来这儿说还有不行的吗？明年就明年。不过，这些钱我也先不能收。要收就一起收，还不上明年一起还。咱借契上有，可以明年一起还。再说他家不也还等着钱用吗？三阿公，告诉他家，不着急，明年一起算好了。”三阿公回来一说，哥儿俩还很高兴，倒是三阿公说了一句：“孩子，这不见得是好事。还他那些钱他不要，这都要付利息的！”

果不其然，到第二年年底，哥儿俩又卖了若干稻谷，凑了二十贯还多的铜钱去还债，以为满可以行了，谁知让余宪中一拨拉算盘，竟然总共得要三十多贯！这一下哥儿俩大眼瞪小眼，愣在那里了。这时余宪中在旁又拿起算盘噼里啪啦响了一会儿说：“这账就是这么个账，不信，拿到哪里去算都行。白纸黑字写着哪。怎么样？能还上吗？”哥儿俩这下可没有主意了，赶紧去找三阿公。三阿公一听，就狠狠骂了一句：“这群畜生！我说怎第二天不让我去了呢？敢情是糊弄你们。孩子，上当了，你们这是借的阎王债呀！他们这是做好的圈套，想霸占你家那点地！”这哥儿俩一听就吓哭了：“怎么办？阿公。”“怎么办？能怎么办？我去问问黄为田吧。怕是这小子没安好心。”

三阿公去问了，这一回可没有那么客气了。黄为田说：“三阿公，这钱又用不着你来还，你着什么急？那不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吗？这可是白纸黑字。到哪儿打官司也是这个理。你老人家去歇歇吧，不用生这么大气，他家给你什么好处了？”黄为田说完转身就进里屋了。把三阿公气得白瞪眼。

这时黄为田一张状子递到兴国县衙门，第二天衙役就来到良上，宣告：债户黄复来、黄复会欠黄为田钱三十二贯二百五十六文，逾期未能偿还，按约其所属地亩二亩二分三厘归属债主黄为田所有。地亩经作价钱二十二贯三百文，相抵尚欠钱九贯九百五十六文。债主黄为田悯其穷苦，又复同宗，准其租用该地亩，以一年地租抵债两讫。

母亲终于知道了，愤怒懊恼之中在病床上抄起桌上的药碗向哥哥掷来，然后就再也不吃药也不吃饭了，甚至后来连水也不喝了。嘴里不停地嘟囔着：“我对不起黄家列祖列宗啊，我对不起黄家列祖列宗啊。我怎么不早死啊！……”终于没过几天就命归西天了。

黄复来、黄复会哥儿俩为此抱恨终生，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终究无可奈何。抵租还债一年以后，还是由三阿公从中协调又继续租种了原本自

家的那二亩二分三厘田地。每到下地哥两个看着这块地都有不少的愤慨和懊恼，经常蹲在地里用两手捧起一捧土来寻思着，然后使劲攥着，看着红褐色的土从手指缝中簌簌地漏下去，眼泪也随着滴下这块土地。心里那个恨哪。但人家财大势大，又能怎么样呢！再后来，黄复来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儿子黄修能，黄复会娶妻生子后，也把这件事告诉儿子黄修开和黄修玉。告诉他们自己的懊恼，也告诉他们黄家大院的阴险、毒辣和凶狠。都有一句话：“他家欺负咱不识字……咱们家多咱才能出个认字的呀！”

日复一日，黄修玉深深懂得了祖辈们对这块地的情感，自己又侍弄了几十年，内心里何尝不是同一种情愫呢？而今天，黄智强突然提出要收回这块地，这不仅是要断自家的生路，也是对这种情感残忍地戕害。

这个老实巴交、啃了一辈子土坷垃的农民唉声叹气，不知如何是好。托了九阿公去说情，好容易盼着回来了，可是他老人家怎么这么不知轻重缓急，说起些没边没沿的话来了。黄修玉有些着急。

“修玉呀，黄智强哪是要退租呀？他家二少奶奶学大少奶奶，屋里想要个丫头伺候，他想让你家闺女去当使唤丫头，免你的短工打杂，怎么样？”九阿公抽了两口，吐出烟雾，烟雾缭绕着升上了屋顶。他看了看黄修玉。

黄修玉爷儿俩互视了一下，为发说：“阿公，家里只有三妹了，她才十一岁啊。”

“都十一岁了，能干事了，再说，年纪小人家也好调教！”九阿公说完，朝鞋底磕了一下烟袋灰，“话都说到这里了，行不行你们自家商量一下吧。”说完就走了，攥着烟袋双手朝后一背，嘴里还嘟囔着：“这世道怕是真要变了……”

九阿公走后爷儿俩又默默地坐了一会儿，黄为发说：“阿爷，九阿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回去和阿姆商量一下吧，闺女早晚是人家的，不是还省一张嘴吗？”

虽说可以少一张嘴吃饭，可是儿女父母养，那么大一点就去伺候人谁不心疼？黄修玉回去先没敢说，女人在月子里少听点事好，谁知她愿不愿意，一不高兴就没有奶了。黄修玉看了看躺在吴氏旁边的儿子，嘴边也不由得浮出些笑容，同吴氏说了一句：“还顺当吧？”吴氏前额裹着头巾，苍白的脸上布满疲惫，躺在床上，睁开眯缝的眼朝黄修玉无力地搭了一下眼皮，然后又扭头看了看婴儿。小家伙小脸发红，脸上满是褶子，显然是营

养不良，裹在小被褥里正在熟睡。这时为富也从外边回来，同九菊、小妹金意一起掀着门帘往屋里窥探，被端着一碗熟鸡蛋进来的大娘柯氏一把都拨到旁边：“去，过几天再看！”

又生了儿子，黄修玉打发二儿子为富同女儿金意一起去嘎公嘎婆（外公外婆）家报信，去时只拿了一只公鸡。第三天一大早，嘎婆由二舅陪着挎着一篮鸡蛋、油面、糯米、一身小衣帽鞋袜、一个小拨浪鼓，提一只老母鸡来了。嘎婆要亲自给生伢子做生诞——“洗三”。修玉接进了丈母娘以后就领着舅子到大嫂家那边去坐，大嫂柯氏及为发家婆媳俩则在家里伺候嘎婆。嘎婆在外屋坐了一会儿，喝了为发家捧上来的一碗红糖水，消了消寒气，就进里屋了。看了看女儿和外孙，同女儿说了几句话，就出来张罗着“洗三”。外面早准备好了艾蒿，这时在嘎婆指挥下添满了锅，放进艾蒿，又放了几个鸡蛋，点着火就煮了起来。屋里的几个人都伺候着。不一会儿水开了，嘎婆接过早递过来的箊篱，捞起了鸡蛋放在碗里凉着，告诉烧火的九菊停火。停了半晌，摸摸鸡蛋已经凉了下來，还把鸡蛋放在脸上试了试，又用嘴吹了吹便进屋里去了。九菊好奇地掀开门帘一线往里瞧，只见嘎婆用鸡蛋在生伢子头上滚了一遍，嘴中还念念有词，便回头小声问大娘：“这是做啥？”大娘也小声回答：“这叫‘起伤’，能祛风、驱鬼。”一会儿嘎婆出来了，把盛着鸡蛋的碗递给大娘，说：“让他们兄弟几个吃了吧。”把另一个滚过生伢子头的鸡蛋给九菊说：“去把它喂狗！”接着又吩咐为发家拿木盆来往里舀刚煮的艾蒿水，摸摸还热，又兑了些生水看看差不多了，小心地从身上掏出一枚铜钱放进艾水中，泡了一会儿，就掀开帘子让为发家把热气腾腾的木盆端进里屋。九菊还掀着门帘看，只见嘎婆把小弟弟的被子解开，然后把小人儿放进水中轻轻地撩着水洗，还用布蘸水探进小孩的嘴里擦了擦。接着，她一边洗一边唱：

呜呼，发吆！洗三朝，洗邈邈。

呜呼，洗吆！三朝洗，洗金嘴。

洗去邈邈穿官衣，洗出金嘴状元体。

洗了几手掌官印，洗了几脚踏马归……

嘎婆洗得很认真，还特别注意看小孩的表情。洗完后擦干又包了起来。包好后又抱着生伢子朝四周拜，嘴里又唱道：

拜东紫微照中，拜西万事顺遂。
拜南招财纳福，拜北长命百岁……

这时，生伢子突然哭了起来，嘎婆赶紧哄了哄，似有些恐慌。待不哭了，又抱着生伢子走到门后向着门作揖拜了几拜，又亲了亲小脸便放回到了床上。嘎婆走近门口时，九菊还以为嘎婆发现了自己，忙往后退。大娘告诉九菊说，这叫拜天神，拜门神，求神保佑。

接着嘎婆又用毛巾给阿姆擦洗。九菊看着突然惊异地问：“八娘，嘎婆怎么把水泼在了床脚下？”大娘说：“这不好往别处泼的，泼到外面要惹太岁的！”

“洗三”结束后嘎婆出来，大娘柯氏忙迎上去扶嘎婆坐下，大嫂小柯氏端上一碗红糖水来递到嘎婆手里，九菊与金意去收拾盆碗等物。嘎婆喝完水放下碗，先笑了：“他大嫂啊，这个崽起名没有？”大嫂忙回答说：“叫生伢子，是阿爷起的。”“哦，叫‘生伢子’，大号没起就快点起。这个崽将来能成个材料，说不定是个将军呢。刚才我给他洗身上，唱到‘洗了儿脚跨马归’的时候他睁开眼笑了。那是要跨马当将军的，我这个嘎孙要当将军……”嘎婆说着哈哈笑起来，在场的人都跟着笑了。

吃过饭送嘎婆和阿舅走，嘎婆临走时千嘱咐万叮咛：“一定要去讨百家米，过几天我给他做件百家衣来，满月剃头时一定要留‘嘎公毛’，还要留‘嘎婆毛’，我的嘎孙要成将军的……”

生伢子过了十二晌后，由堂伯黄修能起了名字，叫黄为有，还起了个字号叫黄金山。小哥仨，分别叫为发、为富和为有，盼着日子好起来吧。

黄智强要自己的闺女去当丫头的事已经好几天了，九阿公还打发人来问过一次。这一天黄修玉看看吴氏精神挺好，还没去吃早饭就凑过来同吴氏说，刚说完吴氏就嚷起来：“不行！金意才多大？要去我去。”“别说气话，人家要你干什么？没有地咱一家老小吃什么？”黄修玉开始还低声下气，见吴氏不同意，声音不由也大起来。接着又小声说：“这不同你商量吗？生什么气？再说那里怎么也有口饭吃！”吴氏倚在那里也不说话。两人正无声地坐着，门帘一掀九菊进来了：“阿爷，阿姆，小妹还小，让我去吧，我行。”黄修玉同吴氏一听都愣了。九菊是大两岁，但也还小啊！黄修玉看了看九菊，吴氏低下头没说话。黄修玉抚着九菊的肩说：“你先

出去，我同你阿姆正在商量，你别插嘴。”九菊出去后，老两口儿半晌没有话。早饭后，黄修玉又去找九阿公商量，说起柯九菊要去的话，九阿公眼眉一抬只说了一句：“哪有把媳妇送出去的？”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了，让三丫头金意去。

真是穷人命苦厄运常随，老天爷怎么就跟穷人过不去呢？小金意去黄智强家当丫头才两年多些，竟然命丧黄泉。

这是小金意到黄家大院的第三个年头，谷雨节过后稻秧刚插完，这一天看看天将中午，黄修玉和为富在地里正收拾家什准备回去，东家派人来口信说：“你家金意干活不小心掉到塘里淹死了。”爷儿俩一听耳朵一嗡，扔下东西就往黄智强家的水塘跑。

人已经捞上来，横躺在塘边，浑身湿漉漉的，头发和嘴边还流着水，湿衣紧贴着胴体，已经显出成熟少女的曲线，两脚都光着。黄修玉赶忙上去用手臂托起金意，看时早已没有气了，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眼睛微闭，似有说不出的幽怨。为富在旁叫着金意的名字，黄修玉已是老泪纵横。正这时吴氏也跌跌撞撞地跑来，抢过孩子叫着名字呼天抢地地哭得死去活来，一边又抓住黄修玉：“还我的孩子，还我的孩子！我不让她去，我不让她去你非让她去，你这个挨千刀的！金意呀，金意呀，你怎么扔下你阿姆就走了？我苦命的孩子呀……”吴氏哭着埋怨着，黄修玉无话可说，当初是他主张让金意去的。他也心疼呀，可能埋怨谁去？

这时大嫂和为发以及堂兄黄修能和侄子为棠等也都赶来了，随着又来了许多看热闹的，人们围了一圈。

“金意在家里都是小心小胆，说话声音都不大，干活挺仔细的，怎么会不小心呢？”

“金意每天在这里洗衣服都没事，今天是怎么了？”

“那会儿看见他家少奶奶来这儿吵闹着骂金意，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人就死了？”

人们嘁嘁嚓嚓地议论着，黄修能拨开人群大声说道：“乡亲们都回吧。”这时黄智强派来的长工柯世安拿来一张半破不旧的席：“唉，把孩子裹一裹吧。苦命的孩子，平常在东家就是个出气筒，少不了挨打……”说着便帮着把席子裹上，又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走了。

第二章

那一年刚出正月，黄修玉领着金意来到黄智强家。临走时也没有衣服换，吴氏只是给女儿梳了一次头，一面梳头一面再三嘱咐：“到了那里多干活少说话，学你九菊姐眼里要有活，干活小心、勤谨着点。想家了就回来看看。”小金意只是顺从地答应着。吴氏哪里知道，金意一走，就再也没回来。后来又见了两回，也是金意在塘边洗衣服时短暂的见面。

黄智强，字思聪，五十多岁，体态微胖，面色白皙；是本地有名的财主，不用说在良上、凤凰山一带，就是在整个木石港也是数得着的大户，在阳新县里也是有一号的。他同这一带的黄姓都是本家，但是辈分小。黄智强共有三房太太，大太太李氏生有一子一女，二姨太柯氏有二女，三姨太胡氏有一子二女。胡氏本是小户人家，仗着几分姿色被黄家看中买来，甚是得宠。大公子滋芝在家帮助父亲掌管家务，娶洋港望族余氏为妻，育有一女一子，二公子滋兰尚在武昌读书，家中做主新娶了三姨太娘家的侄女小胡氏。小胡氏在家中就娇生惯养，恣意妄为，到黄家又有姑母三姨太胡氏倚恃，很是跋扈，要一个支使丫头的就是她。

黄家大院坐落在北边约二里多地一座不大的山包前，也是坐东朝西。远远看去像一座城堡，深宅大院，高墙壁垒，二层三进，两侧的山墙高耸，青瓦白墙；前有一棵大树，门阶前引，大门凹进，门廊下有两根楹柱，同大门一样都是红漆漆面，楹柱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春风化雨江南山水四时美；下联是：瑞雪有年天下田园五谷丰。大门两侧，青石狮子左右两尊，黑漆的门板上刻着一副对联却是红地黑字：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门框上下也是一副对联，也刻的红地黑字：祖德荫远福延书香门第，天泽润深恩厚慈善人家。

黄修玉常来到黄智强家打短工，路径熟悉。他领着女儿来时只见门前树下停着一辆马车，已经卸辕，旁边拴着两匹马，一红一白。马的尾巴都不时地甩着，一匹打着鼻喷，另一匹蹭着这一匹的马身，脖颈下的铃铛不

住地响。小金意没来过，进大门时就被石狮子吓了一跳。刚过年不久，到处还有些年节气氛，黄修玉领着金意走过门厅绕过影壁又穿过一个过厅来到正堂，堂上正有客人，爷儿俩就站在堂前廊下等候。因为人熟，堂下的小狗摇摇尾巴，叫了一声就蹲到旁边去了。

金意怯生生地向周围观看。地面是四方青砖墁地，周围都是楼房壁立，门前有门廊，所有的门窗都精雕细刻。二楼的栏杆也都是横雕纵镂，花纹精美；向上看去却是一顶圆天。黄修玉站在那里不敢造次，只听得堂上主宾对话，声音时高时低时隐时现。

“世翁，家兄自广州来信，说那里已经是反满如潮，器声日涨，大有摧枯拉朽之势；莫非真要社会鼎革，天地翻覆？……”声音很生，客人说话间有不知如何之态，听口音像是西厢人。

“世侄，大可不必如此慌张。世革时易也是常有之事，纵观历代改朝换代，都是换汤不换药。我有良田数顷，青山十道，稳坐渔船，观他风景，有何惶恐？”黄智强饱读诗书，早年在外甚有阅历，这时听了说话，倒也不以为然，大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架势，不慌不忙，听完对方的话后又抽了几口水烟，接着把烟管拔出，在水斗上磕了磕，说：“再说，你二叔现在武昌掌军，别说你家，到时连我还要借助他哩！”

“世翁，听我阿爷说，二叔也……”下面的话也未听清，这时南面廊下过来一个中年女子，一身粗衣打扮，向他们招手。黄修玉认识，那是太太屋里的吴嫂，说了声“太太要见你们”。他父女紧跟几步随着吴嫂过去。

黄修玉领着金意跟在吴嫂后面，走北边楼梯登上二楼，进来正厅。小金意见生人有些胆怯，往黄修玉身后挨了挨，低眼望去，只见太太端着一支长烟袋，正襟坐在正中靠墙的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这个正厅很宽敞，一明两暗。厅门四折，同两侧的门窗均是精雕细刻，玲珑剔透，地面也是青砖墁铺，两边的桌上摆放着花瓶、帽筒之类以及许多没见过的物件；厅中有几个人或坐或立。

黄修玉见了太太略一犹豫，终于叫一声“太太……”说着把金意往前拉了拉。

“来了？……这就是那丫头？这么瘦又小能干什么？”黄家太太白了黄修玉一眼，不满意地说，又回转头看了看坐在她下手的三姨太一眼。三姨太则回首看了看站立在身后的小胡氏。小胡氏才二十出头，年轻漂亮，